



西
鐔
津
文
集

十一
卷

和
841
6



鐔津文集卷第十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書啓狀

與關彥長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彥長祕校前辱彥長關侯得
潛子輔教之說喜與已合遺書論大公之道百餘言
廼相稱太多而潛子因彥長西行方致書丞相盛推
此道惟恐書不盡其意復叙彥長見丞相為益言之
夫大公之道者聖人之道之至者也。大公之道行則
不以天下苟親疎不以忠孝要勢利蓋臣合忠子合

孝可親者親之可踈者踈之是皆堯舜賞之者也然故大公之道其本在乎誠與明也聖人存誠所以與天地通聖人發明所以與皇極合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堯舜所以至其道者蓋能誠明而持其本也夫誠明之道而聖人猶難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後世忠孝以勸慕致則以忠孝矜之逞之而勢利忠孝者競作紛綸漫漶交於天下誠忠誠孝不苟不黨者奈何與其混淆一世又豈能自白彼矜者逞者亦以自謂

人之爲心而與已相類不復信有誠之之謂也故誠明之道蕩然不復見矣大公之道之本亦不復知之矣况復能守而持之者也彥長當是獨能毅然推誠與明而持論大公之道豈天資自得其高遠非習之炙之而然乎始潛子之書既出而縉紳先生之徒第稱之其文善吾粗能讀百氏之書耳獨彥長謂我存心於大公其書勤且至矣非薦好其道相知之深安能若此耶方今大聖大賢相會於朝適以至公之道而治天下宜彥長振其本原力以誠明之道駕說資其所以爲教化則功德勝業效白益又大矣勉之哉

勉之哉不宣其謹白

荅茹祕校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祕校茹君足下。近辱示手筆稱美甚盛。謙謙以未相識爲恨。愚何人也。當此大惠幸甚。幸甚。愚本庸陋。自度無以處心。因求聖人之說以之爲善。既治吾道。復探儒術。兩有所得。則竊用文詞發之。而當世賢豪不以其僭竊狂斐相拒。尚以爲可語引之與游。雖然。接其游處。綢繆至如朋友者。而未嘗軒豁以盡乎心。蓋以人黨於教。罕不齟齬。雖欲道之自顧其言豈能必信於世。故常嗟咨悒快。頗不自

得及觀祕校送瑩上人序。亦謂佛教教人爲善有益於世。不隨時輩訥訥以相詆訶。此非踈達知遠窺見聖人之深心。則何能如是之至論耶。不待相識。固信祕校識度卓卓。遠出時輩。而宜吾傾懷盡心相與語之。况又辱書。惟道與文。屈節肯相愛慕。雖盛有道德如古高世之僧。亦宜大進其說。以廣祕書之志。况吾區區當此。寧可默默自祕耶。夫佛道大至。推而行之。無所不可以之。窮理盡性。則能使人全神乎死生變化之外。雖三皇五帝之道。未始及之。此誠非經營世間者所可擬議也。以之治世。道裕則能使人慈心潔

身遷善遠罪止諍不殺乎。國家天下其五戒十善之
教與夫五常仁義者一體而異名此又有爲者之所
宜守也。古今之儒辯之者多矣。皆不揣其本以齊其
末。徒以佛爲者謂過與不及而因之。云云其相訾百
端。嗟乎。舜樂取於人以爲善。禹聞善言則拜。孔子擇
其善者而從之。顏子得一善言則拳拳服膺而不敢
失之。古聖賢人如此。以帥于後世。而後之人尚不能
從之。至有悖亂喪性滅身破家亡國者也。况復妄斥
善道沮人爲之如此。則何以勸于後世。邪。嗚呼。使後
世之人不盡爲善。亦妄辯者之罪也。祕校方爲國家

爲政果能推之以廣堯舜之道。則爲之政爲之治不
亦愈大愈遠乎。臨風且布所懷爲答。以謝厚意。不宜
某謹白

與章表民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祕校表民足下。某讀所示書
究其意義所歸。凡三數日。方窺見其微。浩乎若瞰河
海而莫知其源。邈乎如望星辰而未得其故。猶彌彪
而令人驚愕。疑今世之無有也。始未相識。表民來吾
廬。問文以取不肖。忘其家勢貴盛。肯與枯槁沈潛者
用道義而相往來。適見其識度智見遠矣。及他日從

之游觀其行已誠與人信卓卓與時流不同益見表
民之賢也今得其文又見其所以用心以聖賢事業
爲已任詞理淵而淳意義約以正誠可信而可行也
雖古之人能文者宜無以異於此也將拳拳服膺之
不暇曷止賢其賢乎哉某山林者也固宜默默自守
安可論是與非而可言而不言亦有志者之不忍也
吾聞君子之學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於
道苟自得之則其所發無不至也所謂道者仁義之
謂也仁義出乎性者也人生紛然莫不有性其所不
至於仁義者不學故也學之而不自得者其學淺而

習不正故也夫聖之與賢其推稱雖殊而其所以爲
聖賢者豈異乎哉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
於明誠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學而知之也及
其至於仁義一也表民其學切深於道有所自得故
其文詞之發也懋焉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也十篇之文皆善而議禹辯命解尤善視乎世之謂
爲文者蔑如也苟發之未已將大發之掀天地揭日
月則韓也孟也不謂無其徒矣且謬進狂言以回盛
編不宣其謹白

與章潘二祕書書

具位某致書于二名儒足下。近辱以詩見招而叔治繼之。其風調相高皆宜其服人矣。某雖欲爲之報。若視喬木而高不可攀。且書此以張其相感之意也。然表民謂余以文而叔治謂余以才而相與云爾。夫文與才皆聖賢之事。而野人豈宜與焉。如貧道始之甚愚。因以佛之聖道治之。而其識慮僅正逮探儒之所以爲。蓋務通二教聖人之心。亦欲以文輔之。吾道以從乎世俗之宜。非苟虛名於世而然也。大凡恩於人而有誠者。雖窮達不敢忘其始。今得聖人之道而誠之。至其可忘乎。貧道常病。夫庸僧輩寡識。吾道不修。

追乎名作德空紛然。以其末事求儒文字。欲爲其飾及其致譏也。并教道而辱之。不能曉。然復刊之。石刻之。板誇於世俗。終日洋洋然。以爲其德。若此輩尤宜擯於吾佛貧道也。益不得於人。此豈宜舍吾道而自欲以區區之文之才而竊譽於賢者。雖死不敢也。故受所惠時。幾捐書而泣曰。方今天子大明踈通知遠。適閱意於南宗正法。某固而自棄於草莽。終不能以其道稍進。以上資於吾君之明聖。烏可又以其不肖而累於教道乎。諸君亦嘗視我以佛教脩之。其爲誠不欺於天地。不作於神明。苟謂其未至也。宜以僧

德勉之不然則已若謂之寄迹專以文字見教則不
敢聞命弊名恐汗盛集幸為削之其嘉章一一奉納
不宣

與馬著作書

具位某奉書于著作馬侯執事辱賜獨秀石銘叙詞
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筆以成其文然
此宜發揮聖人之盛德大業豈山石游物可當其美
也執既終日愛慕而顧無所能之人何以醜酢降服
降服始此石與山俱溺於莽蒼中不知其幾千百年
近世會好事者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奇而此石

尤奇其山見於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與衆石不
分豈其恠特古秀非俗輩之所識疑待其真賞精鑒
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文發之傳聞於人未數日
游觀者求其石而來往往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
不隱而顯也其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懷奇挾異終
沈弃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其人雖抱希世之才識
而無知已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學者蒙其不
妬且謗亦其幸矣况敢望其以重語相推耶嗟乎世
不樂道人之善者衆矣若執事視一物不弃其美尚
以文詞稱揚於世信執事心量侷儻過於人百千輩

使執事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沈淪混俗之士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爲德又盛於今也聞古者有舜與顏子最能與人之善故後代詞頌其聖賢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是決進不已吾將見其世歌頌執事之賢之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獨秀石古詩一首塵奉高意詞句凡下極負慚覲不宣其謹白

與周感之員外書

具位某謹奉書于感之員外足下前日欲過所居語其新園其地甚佳將置先父墳於其間既與天休公

論之其人亦喜當時倉卒而未悉所談伺晚復見也會事偶不暇接見先時雖聞此言而疑惑之等間語耳既聞於尊官始信感之果然爲之驚恠數日來不能自處嗟乎感之忠孝之有稱者也何故忽然離其所守之如此也始感之與吾說其先父漸時教以骸骨歸故里與賢妣竝葬初時感之拳拳然造次懼違遺訓謂感之奉父之道雖終身不改也然賢考意豈不以其身長於封又生感之輩爲南人質直可愛其於封爲故地亦其志耳歸葬之志是欲子孫懷故舊而不忘本也嗚呼賢父之志亦其遠矣苟如他邦之

地神靈清淑能使人今日葬之明日子孫便乃將相若孝子孫豈肯違父母之訓而為子孫計邪况萬萬無此效也感之讀書不忘道義寧不思易之謂葬者止取其過厚之義也孟子謂孝子掩其親但不忍視其形之暴露也至于三代惟恐貴賤僭偏奢儉失所故為禮經欲人喪葬有節不聞求山川土地葬其親以為富貴之資為此說者蓋陰陽家妄張禍福以鼓動世俗而世俗汲汲於富貴不顧修德紛紛然樂從其說望如其志不亦惑乎若感之賢而有識宜亦出拔追古之聖賢為法惡得與俗浮沉此吾為感之之

不取也聞古有周公者其為人子孫也有聖德大業相天下萬世無比實由其祖宗累代積德而致之今感之為子孫計者當念忠孝仁義苟有所未至則勉力至之彼陰陽家區區之說奚足留意其心素奇感之好節操慷慨有古人之風及此大懼有所虧損故不敢默默可否益宜更酌之若自謂有異見我果行其志非蒙所敢知也餘埃相見更論不宣

荅王正仲秘書書

具位某奉書秘校正仲足下近有客自藥肆中傳到七月所惠書一通發讀若與正仲風度相接甚慰所

懷也。然以我常爲往來者之稱道，所以特相推高。此
侶未嘗有也。吾佛氏者，又其德不足聞達於山林，
而時所不齒，固其宜矣。何足云云。而正仲之賢足以
大自樹立，而尚孜孜以不得志，劇切爲憂。如此則何
慮其道德不至耶。昔樂正子爲政，而孟子喜之，謂其
人好善，將有輕千里而以其善來告之者也。正仲好
善之意，比於樂正子，豈直千里來告乎。宜資於天下
善人可矣。此雖屈彼邑，幸且勉之。其道將有所張之
也。所謂文集，此雖近成一書，僅五千言，蓋發明吾道
以正仲方專，儒恐未遑于此，不敢輒通秋杪，如成嘉

祐集當首請於下執事者，未相見間，幸倍保衛，不宣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造，特差衙前徐新
等遠賫，賡疏并帖，四道就潤州請召某往淨惠禪院
住持。今月二十日於登雲禪寺已恭受鈞命，訖伏念
某道德虛薄，器識浮淺，當預大賜，實爲忝竊。然而教
法衰弊，緇倖隳怠，斯蓋侍郎念西聖付託之意，特欲
振起頽風，曲采庸聲，授以師位，詞疏婉雅，弘獎勤重，
惟恐不勝所舉。塵累高明，且媿且幸，卑情無在，皇恐
感激之至，謹具狀上謝。

與通判而下眾官

某近者伏蒙特自大府遠貺移文召蒞名山授以師位既省已之虛薄及聞命以驚惶顧遜讓之靡遑媿忝竊而無狀伏惟某官道極一貫識該九流總群言以為公咨眾善而致治樂從西聖之教廣其勝緣榮貳東侯之藩重其明命辭意斯美惠愛亦深既被德而有由上趨風而匪邈謹先差僧馳狀上聞兼伸咨謝伏惟尊慈俯賜昭察

與諸山尊宿僧官

右某茲者偶以虛聲謬當盛命預侯府之弘獎冠禪

肆之上游循省愚冥誠謂忝竊此蓋某人念聖法之既替推風義以相先曲采微才容參大職擇善德之彌在為道力之斯克雖汲引以有由媿陞陟而無狀趨覲非遠叙贊罔周謹先差僧馳狀披露下懇仍伸上謝

與諸檀越書

某啓茲者輒以虛聲謬當嘉命預府侯之獎譽冠叢室之茂遷循審愚衷誠為忝冒此蓋某人曲雅道義俯贊佛乘奉外護之清規廣難思之勝事將趨推會以上良辰感載乃懷諸容面叙不宣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命俾就淨慧禪院住持祇荷恩輝豈任感媿以今月初五日已起離潤州參見在卽謹具狀申聞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某此者伏審得請北闕拜命東藩重雨露之殊恩輟樞機之密任來蘇之頌已作坐鎮之風聿揚伏惟知府觀文侍郎藝苑碩儒生靈上哲蹈聖人之閫奧擅文章之師宗灑麗藻於詞林發揮帝詔儲鴻勳於樞府增大聖功倚注方農請陳逾恪惠全吳之美俗聳

故國之榮觀民望傾城待瞻父母壺迎滿道願親旌幢某忝主祇園濫當師件願惟昔日幸接清塵豈謂暮年獲栖貴部念衰憊之斯甚媿參遊之未前伏惟台慈俯賜念察卑情無任瞻望欽頌之至

接錢唐知縣先狀

某啓伏審榮奉詔命光臨縣封數百里父母之仁副一時雲霓之望人樂利見頌起來蘇伏惟知縣司門才識高明器量遠大襲奕世之軒冕揭名家之規模美聲溢於盛朝東侯企慕高迹著於惠政西浙欽風鄉原預不敢欺壺漿已爭先接某濫綱禪席塵與華

疆其白日以傾心仰青雲而垂蔭謹先狀迎伏惟鑒
念其云

接大覺禪師先書

某啓近者竊聆俯從衆命臨鎮弊山祖席增光吾道
復振卽辰伏惟法候休粹某僑寓龍山北趨尤爲不
便不及遠迎舟御甚媿畏也謹先奉啓各聞不宣

謝王侍讀侍郎

某再啓切以知府侍讀侍郎偉器淳誠實乃聖世名
臣荐陞顯位奕葉貴重而又博通知遠弘獎佛乘天
下緇流仰爲城漸某昨者愚不自度輒奉私書詣闕

以扶至教侍郎念其微效特與薦諭天子允從遂成
就其素志是蓋侍郎全成其美鉅力贊護乃致若斯
當與天下緇徒勵力行道以振其大恩盛惠而不敢
忘也卑情無任懷風詠德祝頌知歸之至

謝沈司封提刑

某啓昨日伏蒙降重獲揖風素殊慰久違之思然而
幸聞鐔津風俗之差美是乃太守仁賢風化致然蓋
斯民之大幸也某嘗慨彼遠方異俗佛乘不備雖甚
衰老尚欲以能仁氏之遺衆勸導邑子以爲上善猶
賴公儀遺愛資助使其一二載得遂鄙志又猛陵人

俗之幸甚而勝緣有在也。仙舟首程顧不能出關相送。徒益黷悒乍遠千萬乞惟善視尊履謹令僧馳啓
參謝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某啓。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開發披讀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媿。伏惟知府密諫位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外幽陋之人。以其荒蕪鄙俚之言。和而發之。格律雅重。風韻高邁。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燭火。借韶護大音於土鼓。賁其微善。勸尔小學。忝此大賜。實爲甚幸。方屬居山訓領。少衆不遑躬趨。下執事者謹先附啓上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

與瀛州李給事

某惶恐啓。去歲因使者北還。嘗得上狀。諒必已呈高明。卽辰伏惟台候嘉勝。高陽政治簡靜。安衛道氣必益得妙理。某山栖幽陋。且此潛密第媿違遠風儀。茲爲眷然秘校告往。策侍輒此少申。卑素之萬一。惟冀鑒念不宣。

與廣西王提刑

某啓。無狀之人。輒蒙其黨相嫉。且訥訥不已。以此故

不敢往來實爲彰於鄉邑之棄昨日幸光臨慰沃多矣此得預大賢按部弊屬將製贄於路隅先沐賜教豈深感媿某獨立無繫言多忤物或云以將遠匿羅浮滕守沈公儀賢儒相與有期冬杪春初決浩然南還當首候使車遠遠尊明萬乞爲國重愛謹上啓少布區區不宣

與陳令舉賢良

某啓自湖旁員雪相適已數月矣別後但眷眷然仲秋時接所示書乃知令舉至官甚善不以遷謫介意公餘揭窓對雲而坐道情清勝乃下視塵俗超然自

樂雖白樂天九江之時何以過之風聞人但景服不暇令舉當世賢豪更以外物自如如此其清規素德益絕人遠矣老弊浮雲落葉飄泊尚若不定雖有陪二峽五老之興安得遂之猶遠高論萬乞善保尊履不宣

與潤州王給事

某惶恐啓上知府給事几下某山棲荒僻不便行李久闕馳狀不勝瞻系伏審旌珮已鎮南徐况彼比比數萬之家不亦復荷大賜乎無任欽頌景服之至大熱伏乞上爲國朝自重虔祝謹附啓上覆不宣

與王提刑學士

某啓伏自京師罷奉貴遊還山雖聞廣按江外終無
以奉書適知軒從已屆此郡伏惟尊履休美某近自
蘇挈書欲圖奏納以疾未暇前趨容稍平復當以微
意上扣謹此先布區區伏惟念察不宣

與陸推官

某啓自曠清談驟更良節林木幽隱園堵寂寞了
世紛足以自得其餘追復舊好聯想清才懸播之心
狀貌難盡猶聆蒞事明敏越於時輩萬古一詞所共
稱賞况在顧盼之預盍不欣愉暑中萬希善保不宣

與張國博知縣

某啓孟夏漸熱伏惟知縣國博尊候起居萬福某卽
日蒙蔭如宜比者伏審榮奉明命臨鎮縣封敦惠斯
民雅副物望某未遑參賀卑情無任忻慶瞻依激切
之至謹奉啓不宣

謝錢唐方少府

具銜右某此者伏蒙仙尉秘校特枉軒蓋臨賞石局
衡宇增輝緇屬稱慶限以夏制尚緩趨風媿畏良深
景服徒切謹上狀咨謝伏惟尊慈俯賜念察不宣

與仁和趙少府

其啓前日伏承臨訪山舍無以爲待不勝媿畏繼以佳什見寵稠重風調高雅豈幽咽之可攀續不揆荒唐勉強和之但以取笑大手名匠暑濕惟自重不宜

與沈少卿見訪

其惶恐啓昨日奉蒙降訪客舍仰荷尊賜不任感媿但以老弊弗堪人事未果卽趨几下謹令弟子馳啓上謝伏惟少垂鑒念不宜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其啓此者伏審知府龍圖罷鎮名藩卽日趨詔歸闕行舟首路某山林連病不能遠郊馳送徒增黯戀仁

德懷懷奉此咨露伏惟台慈念察

送詩與楊公濟

其啓不披悟來倏越旬日春氣尚淺景色猶寒惟體中無恙否近緣禪關不固習氣寧忘因得斯謬妄蓋適性而已豈敢風雅可與哉然拙人用鏤不若智人揮鏤况足下才力有餘可能爲我一鋤勿使傍觀揜口胡盧而笑

還章監簿門狀

其啓昔日伏蒙特墜清雅素賁旅寄不任感荷容宿恙稍痊當走左右以承盛刺謹具狀上納伏惟垂察

不宣

與石門月禪師

某啓昨三月得公晦書并所制悲風謠後序慰諭勤至非深交至友何肯如此於感佩萬一也然序文殊佳但其德薄不任稱獎也此爲忝耳公晦久別所論何老而益賢如是喜且非常我但白首偃蹇不能自振况暇於教道也視此得不媿乎栖居石壁殆二年矣雖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紙衾瓦鉢外惟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尚一無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亦但可觀吾雖不

賢其爲僧爲人亦可謂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也今以相寄蓋以公晦善於親也所栖雖牢落於佛法其意亦不敢怠徐當爲教門著一大典但慮其功浩大若果就先當相聞公晦道已振一方吾復何云但善將身世此爲至祝專人還特此上聞

與黃龍南禪師 別副

某再啓和尚有大勝緣所止則學者雲從景附實未代之盛事萬幸益勉尊用某濫主禪席德薄言微不爲時之所信徒勞耳目自近有匿羅浮之意果行必道出江南當拜求高會公晦和尚平生心交今老在

其涯一年化僧不至不聞其音或因遺書乞為呼名
黃龍古之名寺應稱清棲法澄每談及積翠風景聽
之使人神動心飛今何人得其居也愚甥孫早辱教
誨亦僅似人顧小子何以報重恩路遠不及以麤物
輒陳左右惟拳拳欽詠耳

答黃龍山南禪師次副

其稽首雖聞祖圖宗記已辱米覽而未奉評品鄙心
得無慊然辱賜教墨乃過形獎飾豈大善知識為法
欲有所激勸爾且感且媿其平生雖猥懦無大樹立
然亦勇聞清遠高識之士二十餘載徒景服道素不

得一與勝會此為眷眷知復領大眾于龍山其欽尚
好善之誠何書可盡春煦幸千萬為法自重僧還謹
布區區

與圓通禪師

某啓去年夏首聞移錫崇勝喜慰喜慰廬阜天下勝
壤宗教所出得大知識鎮嚴乃學者之大幸也珠上
人至東聆清規益舉又喜之也惟久之可矣乞罔起
他方之念尤佳其衰老脩然客寄弘法無力徒欽羨
於能迹耳逾遠風論千萬善保因介謹此咨露不宣
其啓音又與圓通禪師

其啓東林莊僕至辱手筆知退法席專育高趣欽羨
欽羨但廬阜不得鎮嚴亦禪林之不幸見邀虎溪之
居足仰風義盛重但其濡滯不能卽拜雅會殊爲慊
然餘且別副未披覲間千萬善愛

荅圓通禪師讓院

其啓前日專人傳到華緘承已得美罷潛道於此緣
德方盛年臘相然何遽尔驚眾耳目又聆黑白復請
留此千萬且從輿論某老弊德薄不能爲之綱紀天
下共知潛道何俟以此人爲代在潛道推讓之情雖
自高冠而鄙劣之人終何以當克萬萬須自忘雅意
爲眾少留老弊東西南北人也固無定迹奉見未期
千萬留意

荅萬壽長老

其啓專人至辱手教慰諭足仰久要之不忘也萬感
萬感法印和尚不可救療遂至如此愴感無已索文
志其塔雖腆忝相知至於厚善當此豈可飾讓耶且
以拙直之筆聊奉佳命亦表生平交契之誠耳用舍
更在裁之益熱千萬爲法自重謹此荅荅不宣

與萬壽長老

其啓音信雖不相通而欽服道素徒此勤切或云云某

無狀。老更彌篤。春季間罷去。佛日深匿。龍山蕭然。人不堪其憂。而余之未嘗自厭。比欲致奉問。聆道蓋淮南。未還。故不果。然適會曹君。乃知起居清勝。善慰孤迹。不肖見謀。往廬山。沿行。當首拜道場。冬寒未見。間萬乞善愛。謹此布區區。不宣。

謝杭州寶月僧正

某啓。比老以衰志告。免往持特。蒙垂訪過。形存恤仰。荷道眷豈勝感媿。尚以夏制未遑。前禮謹奉啓。上謝。

退金山茶筵

回荅

某啓。適早監寺至。辱賤命。就所栖。以預精饌。意愛之。

勤豈可言。諭乃盡誠。素某雖不美。與人交豈敢以今日之事。自虧節義。無煩相外。清集方當。大暑告且。爲罷之書。謹令人回納。伏冀慈照。

與東林知事

某啓。今者伏承遠馳。价使特贈書問。以昔賢勝集之所假。無狀自匿之便。嘉命遠至。光賁殊多。其人曲采。虛聲更推。高誼循省。其愚何以當克媿。以老僊復牽。事緣趨赴。未皇但深媿。忸又滯來人。益憎慊悚。价還奉狀布謝。伏惟慈念。

與楚上人

今月十六日人來獲贈筆語所喜道意清淨不事他
緣人生世間閑為第一此事勿使俗眼見之。二二年
來甚不喜聞也思慮消盡無事可堪古云千里同風
斯之謂矣所問賢弟不獨愚迷兼亦倒置予為劇言
來諭如風過樹祇益嘈嘈耳病在膜內無由除之足
下雖有弟兄之情奈何奈何

發供養主與檀那

某啓萃茲勝侶允賴檀賢雖素欽於令猷尚未披於
粹表企慕徒切揖晤未期秋氣稍清珍育是禱化人
行專此奉啓不宣

鐔津文集卷第十

校訛

十二紙十一行共當
作拱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資刻

鐔津文集卷第十
荆溪釋慧慈對金陵傳文貞書溧水端師禹刻
萬曆丁未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今觀其書未五本... 鐔津文集卷第十一

鐔津文集卷第十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叙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

與圖上進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之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牒差繆而學者寡識不能推詳其本真紛然異論古今頗爾其平生以此為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頌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瑩未諭上意其幸此

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爲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爲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原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定慧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惟萬世佛氏之徒大幸也亦天地生靈之大幸也某固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昧死引其書之舊事推衍上聖之意仰箋于祖圖亦先所頒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熒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誣者莫若乎

禪經禪經之出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載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藏傳乃真君廢教之後闕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若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見之大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獻性高妙獨得乎言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爲定斷二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於曹溪六祖大鑑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

言吾宗祖素有證據者十位列於諸祖左右謹隨其
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黷宸眷不任惶恐震懼之
至謹叙

六祖法寶記叙

此郎侍郎作附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王之
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
傳有衣鉢為記以世相付受達磨賫衣鉢航海而來
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不說乃之魏隱
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
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國

為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
法也其法乃生靈之大本人焉鬼神焉萬物焉遂與
其清明廣大者紛然而大異六祖憫此乃諭人欲人
自求之即其心而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多矣
若其言之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至悉而釋氏
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趨之之至徑證之之至親
而六祖之於釋氏又其得之也六祖於釋氏教道可
謂要乎至哉今天子開善閣記謂以本性證乎了義
者未有舍六祖之道而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
者乃三界之慈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惟至聖而能

知至道也。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明州五峯良和尚語錄叙

始釋迦文佛經教之外，以大三昧命其高第弟子大龜氏傳之。然非不關經教，蓋經教之所明也。將以即正一切法門，決定為妙覺之宗極，及其菩提達磨承

大龜氏二十八世方傳諸夏。諸夏之至曹溪第六祖益傳之。往之時世未習，孰諸祖師猶傍經以諭學者，未即純以真要示之。後世至人觀機而宜之，遂直用此發人，故其所為人，不復以經語故天下之守章句者，聽瑩謂其背經立異，以非之。噫，是豈知夫變而通之，殊契經也。然學者不易至之，至之復難繼之。繼之復難辯之，猶人皆畫龍而未始得其真龍形者，逮有以真龍告之，而世亦不信。蓋天下識龍者寡也。今世孰不說道紛然，皆傳其所傳，至其與否，豈能盡得其所辨耶？吾故嘗憂其混亂道真為學者大病，但媿匿

而不能張之也。今見吾所知五峯良公善知識也。益喜其言。良公亦忻然相得。遂出其語錄示余。讀之多其所發殊妙。所謂善變而通之者也。良公受於慈明圓禪師。慈明傳臨際。斷際大智。大寂之所傳。此良公宜禪者師也。若其修潔之美。而邑人四方盛稱之。此不復論。

武陵集叙

慧遠和尚以有道稱於四方。在天禧乾興間。其名甚振。學者無遠近歸之。如水沛然就下。予少聞之。恨不識其人。晚游吳。得其語於勤暹二師。觀其發演詳悉。

應對次序。語言必文。不以凡近雜出。雖出入大經大論。傍及治世文書。老子莊周之說。而不疑閒究其意義。所歸而與佛法奧妙。侶乎不可以智窮神而明之。其庶幾乎始。達磨大師以佛心印至中國。會梁天子耽有爲。不省其言。達磨北入嵩山。面壁終日。默坐九年。華人之疑稍解。而達磨之道遂傳矣。以故後世傳高僧者。以禪觀定其所傳。又後世學者無遠識。頗信傳者爲然。其言亦不思之甚也。達磨之道。豈止於禪觀而已矣。夫禪者靜也。觀者觀也。聖人教初學者。使靜思慮。以觀其道也。若達磨所傳承於高足弟子。太

迦葉昔如來將化以正法眼可以言語發不可言語
到故命大迦葉以心相傳所謂正法者也。大教之所
以出衆經之所以明也得乎此者雖以萬端言之其
所言未始雜也不得乎此者雖絕言而守之其所守
未始不惑也。今和尚之言其得正法之謂也。禪觀焉
能盡之和尚出於雲門大師三世雲門出於大鑿禪
師八世嗚呼去聖人益遠學者疑惑錯謬當其時和
尚去雲門大師未百年獨抱正法與其人相望毅然
引學者以其正法眼藏以正其傳授學者真若得正
以息狂走其於教道而德亦至矣。既沒弟子輩緝其

言以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武陵集慶曆壬午歲孟冬
二十日序

原宗集叙

或名宗原

象郡懃師聚禪學百家之說探而取其言之尤至者
次爲一家之書繇釋迦如來而下至于雲門攝衣弟
子凡三百三十三人其語有六百二十則總一萬八
千餘言書成命不腆名而叙之太旨以不循語言生
所解會平常簡密而不失其宗者爲得之矣。故曰原
宗懃師證法於德山遠公印可於二角澄公澄遠皆
雲門匡真大師之法孫也。雲門秉雪峯存禪師雪峯

承德山宣鑑德山續龍潭信龍潭嗣天皇悟天皇繼
石頭大師石頭紹廬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於第六
祖大鑒禪師廣菩提達磨所傳之道故天下學佛者
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堯舜之道聖人舉其用
所以謂教也大用不可卒究即文字以為詰洎乎種
智差別法門萬殊復懼後世多聞者過困學者不及
故釋迦如來直以正法授大迦葉雖示有言說而不
迹文字菩提達磨去如來二十九代受之東來人始
莫曉時皆擯弃及其傳至大鑒世且大信趨學者猶
水之沛然就下噫像法之季去聖人益遠學者穿鑿

迷失道真懃師長為之太息故措其宗極庶幾有所
正也是歲康定辛巳孟冬月望日也

移石詩叙

移石詩君子之美移石也始其弃於道傍雖其瑰恠
偉然可觀而路人不顧無警師思取而顯之乃用工
者計不崇朝遂致于戶庭巉崿嶮虛若山聳洞壑前
瞰清沼後蔭茂樹左右益闢二堂曰石筵曰照古曰
禪燕者臨之使人悠然有幽思自是誇者相告觀者
趨來石之美一旦遂顯無訾復作詩以歌之賢士大
夫與方袍能詩者亦從而賦之必欲余為序然人皆

有所嗜之事而有雅有裕有淫有正視其物則其人
之賢否可知也若石之爲物也其性剛其質固其形
靜其勢方方者侶乎君子彊正而不苟也靜者侶乎
君子不爲不義而動也固者侶乎君子操節而不易
也剛者侶乎君子雄銳而能立也然移石之名益美
乎是其外峯峿侶乎賢人嚴重而肅物也其中空洞
侶乎至人虚心而合道也今無訾以吾道爲禪者師
以翰墨與儒人游取其石而樹之於庭朝觀夕視必
欲資其六者以爲道德之外獎操修之默鑒也及讀
其詩求其所以爲意者則未始與此不合然無訾其

心如此之遠也而與世俗之虛玩物者固不足相望
諸君美而賦詩不亦宜乎其詩凡若干首皆詩之豪
者也視之可見豈卑論所能悉評其歲月日其序

法雲十詠詩叙

法雲畫上人繕其居之西廈曰翠樾堂以其得山林
之美蔭也戶其北垣曰陟崖門示其乘高必履正也
始其入林之徑曰躡月徑高其所適也疏其泉曰夏
涼泉貴其濯熱也表昔僧之坐曰華嚴塔德其人也
指其嶺之峻絕者曰樵歌嶺樂野事也名其亭曰暎
發亭取王子敬山川相暎發之謂也目其山之谷

日楊梅塢別嘉果也榜其閣曰清隱閣以其可以靜也。就竹闢軒曰修竹軒擬其操也。是十詠者舉屬法雲精舍法雲宅大慈山之中。與郭相去迨十里。北瞰徹浙江南通錢唐湖。過重岡複嶺。儵然公溪涉澗。水聲泠泠。雲木杳靄。校乎垂江瀕湖之山。而大慈最爲幽深。法雲庭宇瀟洒。林嶺盤鬱。環翠比乎慈山之他寺。其又絕出者也。昔吏部郎公以待郎致政還故鄉。多優游名山。尤樂此以爲高蹈之佳處也。每來則踰旬。跨月陶陶而忘反。吏部名德熏於天下。旣好是也。人亦斐然從而尚之。故法雲勝槩遂遠聞播。畫師猶

以爲未盡其山水之美。乃益揭其十景者。牽牽引詩人詠之。縉紳先生之流。與吳中名僧聞皆樂爲之賦。競出乎奇詞麗句。而風韻若出金石鏗然起人清思。所謂勝槩者。益聞益播。將傳之而無窮也。然物景出沒亦猶人之懷奇挾異者。隱顯窮通必有時。數若此十詠之景。所布于山中。固亦久矣。弃置而未嘗稍發。今畫師振之。衆賢詩而光之。豈其數相會亦有時然乎。故賢者雖終身晦之時。命也。不足歎之。忽然耀之時。命也。亦不足幸之。上人旣樂得諸君之詩。特屬示以爲序。然無謂豈能盡其詩之美也矣。

法喜堂詩叙

好事者刻法喜堂詩將傳而淨源上人預其編次以其事謂潛子曰幸子志之也夫法喜堂乃寶月廣師所居之室也君子善其以法喜自處故作詩而稱之也其詩凡若干篇乃縉紳先生鉅公偉人之所爲也高逸殊絕不可得而評也若寶月居心休美寓醫以廣其行章表民叙之詳矣吾不復論也第發其法喜之謂耳夫法也者道也喜也者悅適也道固天人之正也人而不適道烏乎爲心也夫死生人生之大變也非適道不能外其變以至神完也榮辱盛衰人事

之變也非適道不能順其變以至分安也愛惡取捨人情之變也非適道不能理其變以至性勝也故謂道無不存一貫乎內外也惟聖賢常以道凝生之亂死之不沮出之不渝處之不悶貧之不窮富之不淫山林也朝市也惟道所適也俗不顧道而祿祿以其變弊嗟乎古今豈少乎哉寶月杭人也其國樂土風俗以奢侈相高甫方服之人幾忘道而趨其所尚也寶月廬其市井紛華之間乃翹然獨修法喜之樂是豈惟務其自悅而已矣其將有所師而勸之乎群公賦詩而美之是也辛丑仲冬八日潛子序題

山茨堂叙

南宗智嚴師主慶善精舍而邑人宜之將一年所居已葺白雲堂人亦新之且以書邀其侶契嵩曰吾虛是室以待子會予方專意於習禪著書其年遂來視厥堂控半峯巖然出其居之後戶牖南敞前望連山青嶂邈迤與村疇雲樹而相映帶若見好畫蕭然發人幽思余喜處之經歲心甚自得而塵事寡日益清淨因思其舊名取義太近輒命以山茨之號更之山茨者蓋取梁之高僧惠約所居之名也昔約方以德高見重於天子而汝南周顒乃營山茨寺于鍾山而

命之居故顯美之曰山茨約住清風滿世若約者可謂吾徒之有道者也吾徒宜慕之愚何敢跋望其人也取其山茨而名是堂者誠欲警愚之不及也慶曆丁亥孟春之晦日序

趣軒叙

慈化都僧正所居之北軒者在精舍爲窮奧於他牖最虛明靜可以宴安可以休適慈化喜此欲潛子名而揭之潛子謂慈化曰了性師人皆有好而子之好喜近道其殆庶幾乎靜乃正明乃鑑虛乃容深奧所造乃清雖其方丈環堵之室至道則清風浩氣光天

地實古今妙乎人間世而絕出窅然不必在乎青山
白雲也窅廓無際不必在乎世表方外也上人其好
既有至道之趣而潛子乃以趣軒名其北軒而文之
益示慈化志之所尚清勝潛子猛陵之契嵩也

山游唱和詩集叙

楊從事公濟與冲晦晤上人訪潛子明日乃邀宿靈
隱又明日如天竺遂宿於天竺也二人者游且詠得
詩三十六篇公濟請潛子前叙潛子讓公濟曰吾不
敢先朝廷之士公濟曰此山林也論道不論勢潛子
叙非忝也潛子曰諾吾叙然公濟與潛子輩儒佛其

人異也仕進與退藏又益異也今相與於此蓋其內
有所合而然也公濟與冲晦以嗜詩合與潛子以好
山水閑適合潛子亦粗以詩與冲晦合而冲晦又以
愛山水與吾合夫詩與山水其風味淡且靜天下好
是者幾其人哉故吾屬得其合者嘗鮮矣適從容山
中亦以此會為難得故昭然嗒然終日相顧相謂幾
忘其形迹不知孰為佛乎孰為儒乎晉之時王謝許
子以樂山水友支道林唐之時白公隱廬阜亦引四
釋子為方外之交其意豈不然哉合之道其可忽乎
雲與龍貴以氣合風與虎貴以聲合聖與賢貴以時

合君與臣貴以道合學者貴以聖人之道合百工貴
以其事合昆蟲貴以其類合不相合雖道如仲尼伯
夷亦無所容於世也天下烏得不重其所合乎方二
君之來也逼歲除山鬱鬱以春意然代謝相奪乍陰
乍晴朝則白雲青靄絢如也晚則餘冰殘雪瑩如也
飛泉冷冷若出金石幽林梅香或凝或散樹有啼鳥
澗有游魚而二人者嗜山水則所好益得嗜閑適則
其情益樂勝氣克浹而更發幽興優游紆餘吟嘯自
若雖傍人視之不知其所以爲樂也坐客接之不知
其所以爲得也獨潛子蒼顏敝履幸其末游而謂之

曰二君之樂非俗之所樂也二君之得非俗之所得
也是乃潔靜逍遙乎趨競塵累之外者之事也終之
可也因評其詩曰公濟之詩瞻冲晦之詩典如老麗
雅健則其氣格相高焉潛子默者於詩不專雖其薄
弱病拙遠不及二君豈謂盡無意於興也

山游唱和詩集後叙

公濟初與潛子約爲詩前後叙潛子不自知量既緒
其端公濟乃謙讓不復爲之然詩之意所叙未盡始
公濟視潛子山中值雪詩愛其孤與獨往謂瀟灑有
古人風遂浩然率冲晦袖詩尋之留山之意極款曲

潛子亦以公濟既相喜好其意非常頗不自拘介樂與游詠潛子禪者罕以思慮亂在吳中二十有餘載辱士大夫游從數矣如故侍郎郎公之顧其最厚深郎公又以詩名顯天下而潛子奉其唱和亦不類今恣肆而不自慎也然潛子雖固平生長欲晞於高簡雅素如支道林廬山遠者爲方外人患力不足及之雖然老矣而吾方袍之徒肯相喜而從其游者幾其人乎公濟儒者才俊與予異教乃相善如此之懃也此不與游且詠而孰與游乎唱和總六十四篇始山中游詠而成者二十七篇其後相別而諸君懷寄賡

唱往來者又二十七篇竝編之爲集嘉祐己亥仲春之五日潛子復題云

與月上人更字叙

上人名曉月字竺卿余以始字其義不當不可以爲訓義以公晦易之名以月者蓋取其高明之義也然明不可終明必受之以晦日月終明則晝夜之道不成故日晦於陰而月晦于陽也天地日月之至明者也聖賢烏可終勞其明乎聖賢終明則進退動靜之道固不足法於世也故古之聖賢者明於有爲而晦於無事也舜明於政治而晦於得入以讓天下文王

建箕子明於與九疇而晦於大難周公明於輔相而
晦於成功孔子明於春秋六經之文而晦於旅人顏
子孟軻子思楊雄皆相望而晦明於後世也故其事
業甚大道德益揚作法於世而萬世傳之今上人有
器識明於爲學知道其將有所晦乎上人吾徒也與
世俗事物邈然不相接又益宜晦焉余於上人故人
也別去十年果得法自瑯琊來會於吳中觀其處心
空寂能外於身世而不累其得喪是非真所謂能向
晦者也字之以晦抑亦發其蘊也一旦以道歸覲其
所親索文爲別故序其字而贈之云

周感之更字叙

周君初字感之余以其義未極請用誠之以更之周
君名應然萬物莫不以類相應而不能應非其類也
惟人誠乃能與天地殊類相應故誠應者應物之公
也類應者應物之私也私則寡得而公則寡失君子
耻失所於一物是故君子貴以誠應天下也誠也者
至正之謂也易曰中孚中孚正也以其柔正乎內而
剛正乎外也况下而順乎陰陽之得其道尔推乎人
事則可以教大信彖曰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
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地也誠之義不亦至矣哉

周君始事父母則鄉人稱其孝及仕而廉明歷官品凡一簿一尉其人若緇黃儒素皆喜其仁德此非以誠待物焉能其善之之如是邪而君勞於縣吏積十餘年自不以其濡滯而苟薦於知己問之則曰命也士病不為政豈汲汲於人知此又見其誠之之至也所謂誠之不亦宜乎既始之而又終之是之謂誠也天地以誠終始所以博厚而高明聖人以誠終始所以垂法於萬世雖然君子之誠推所自得之苟其富貴也不以驕佚其老也不以耄紛其酒也不以醉亂斷斷乎始于是終乎是則聖賢之道得所傳也周君

送潯陽姚駕部叙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亦謂潯州道過鸞鸞乃余鄉潛子欲因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高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潛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未有如潛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為善欲使其至至耳潛子無謂豈果若是耶雖然潛子初著原教

書其心誠為彼執文習理者也

執文儒者習理釋者習以俗語以論其法

此姚公二者皆蔽道而不自發明適欲救此耳其書

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

道亦復不見潛子所趨之至潛子孤無有徒與講求

尚皇皇憂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潛子之道生靈之大

本天下為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至未審天下之

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不為惻然邪

故潛子嘗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書而求通於天子

宰相賢士大夫者蓋為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潛

子如是之心者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

也所為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

如此也是豈不為之知己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

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文章

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潯潯故南方也潛子南

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為公言之嶺外自邕管

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

政教所被即其霜露雪霰霑洽已繁瘴癘之氣消伏

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林寶花琦

菓寶花琦果南人舊稱殊名異品聯芳接茂而四時不絕若梧

若藤若容若潯凡此數郡者皆帶江而戴山山尤佳

江尤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煙
縹緲朝暎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
圖然其俗質其人淳寡諍訟而浸知嚮方吾知姚公
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此景也則其清明
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勝潛子輔教之
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
者其人之幾何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
慎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郭子喜潛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修辭立誠潛子可

當耶郭子縉紳先生之徒乃獨能揭然跂乎高世之
風可重可媿吾說不足以相資也然郭子俊爽天才
逸發少年則能作歌聲累千百言其氣不衰而體平
淡韻致高古格力優贍多多愈功含萬象於筆端動
平則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自誦雖千言必
記語韻清暢若出金石使人驚動而好之雖梅聖俞
章表民以爲李太白復生以詩張之四海九州學輩
未識郭子者何限朝廷公卿孰嘗覩郭子如此之盛
耶夫龜龍鱗鳳其亦備奇之物也使其汨於泥塗委
於荆枳則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紆餘誕謾遂

與世浮沉因別故賦詩以祝之

白石鑿鑿蘊尔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蘭猗猗
振尔芳姿淑人不顯淑人不虧唯是方寸為尔之本
遠之物搖窮之物亂靜之收之默默悶悶孰水泚泚
兮可漱可滌熟山亭亭或作兮可休可適胡歎屏居
胡羨首迪

送王仲寧祕丞詩叙

去年詔祕省王侯往宰扶風縣王侯以父喪在淺土
請侯封樹而後趨官朝廷佳其有子道從之復告曰
禮畢當聽命於闕下于時錢唐士人慕王侯官有能

名相與議曰扶風秦地也方為戎狄驚動豈宜往之
天子不如以王侯來惠我邦識者非之曰此常人之
情非知賢之謂也夫王侯賢而有器識讀書探文武
之道發慷慨立大節方當國家舉大刑將誅去兇醜
以條理太平之治是必奮然以效其才能詎肯碌碌
從眾人苟避艱難幸宴安於靜地或曰朝廷以王侯
久屈於冗局且發其賢將受之顯官乎辛巳歲隆暑
中果自新定來將趨京道出錢唐潛子因謂議者之
意以為別歌曰

賢豪之志兮脫畧不羈高厲遠邁兮俗豈易知侷儻

大節兮臨事不移安實敗名兮君子恥爲天闕蒼蒼
兮宮殿參差王侯蘊志兮將發曾中之竒秦海浩蕩
兮隴樹依依王侯之往兮決去莫辭惠彼一邑兮起
民之疲亦將德彼兮清秦之陲當妖氛廓兮景運增
熙功名相將兮千載葳蕤

送周感之入京詩叙

感之以父喪罷官卽錢唐僦屋而居二年雖無擔石
之儲泊如也未嘗踵權豪之門以聲其窮接交游以
誠不以其才故與其交故士大夫而下逮閭巷之人
識與不識皆賢其爲人然此未定爲知感之者也夫

行已自信其道不妄與人辯者至于窮達不渝其節
義此亦君子之常道耳蓋流俗輕悍不能守之宜其
歸美於感之耶如感之仁義出於其天性讀書爲學
識度明遠論古今禮樂刑政指其當否無有不是者
使其得志行于一州一邑以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
惠百姓令人無怨嗟豈止自信而固窮爲賢耶家與
感之相知爲最深嘗慨無力以張之今春眼闕復調
官京師蒙亦將返廬阜惜其爲別且遠因作詩以散
眷戀之思云

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別兮我心日憂君之去兮

春水湯湯青霄九重兮雲闕蒼茫氣望豪華兮接翼
翱翔懷德孤進兮人誰與揚米貴如玉兮薪若桂枝
京國久留兮曷爲所資江南五月兮瑶草離離早歸
來兮慰此相思

送周公濟詩叙

潛子昔在潯陽公濟壯年方師吾友周叔智務學而
沈詳言不妄發與諸生絕不類潛子常謂叔智曰潯
陽江山氣象清淑宜鍾於其人在此諸生周氏之子
疑其得之矣余觀其學有所成及潛子去潯陽十有
餘年果聞公濟以進士陞第其後又聞以賢監司李

公之舉得宰建德不一載而道路傳爲賢令去秋以
事來杭乃權錢唐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民少以吏
術而多用仁義視事故而勤行已端而廉與人交久
而益敬未逾月而杭人翕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吾前
言之驗矣然稱之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以仁
義進人而激勵其風俗恨其早亡不見公濟今所樹
立雖然公濟來資自得豈謂不肖假其賢師善導之
所助耶會潛子始以傳道爲志所蘊未伸公濟不平
力爲吾振之其誠且勤雖古之慷慨之士不過是也
將別蒙意甚感之乃爲詩以贈其行詩曰

秀氣鬱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觀之兮卓異羣不同。驗
治迹兮今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覲乎君子之風。方別
離兮江涘。趨雙闕兮千里。帝座煌煌兮君門嚴深。勉
自進兮勿使陸沉。

送周感之秘書南還叙

杭去交廣陸出江南。驛埃五六千里轉大海。得飄風
舟日行千里。否則留他島。動弥年月。故南人來。冥常
以此爲艱。今客錢唐已見二春矣。視南之來者幾希。
庚辰之二月有客以周尉告。余曰尉臨封人也。子盍
見之乎。余一旦詣其門。會其出歸。悒悒頗不自得。越

數日尉果騎從求余所居而來。入室與語。鄉曲事歷
歷燭耳目。發平生如故舊言。豐豐而不能休。襟抱軒
豁見其爲人有大體。及暮引去。余乃異之。謂識者曰
尉以文詞奮。誓言非由進士得官不爲也。嘗四舉屈
於有司而不變其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
讓君命由京師如故鄉。迎其親而來。錢唐道且萬里。
不以祿薄未甚有力爲勞。處官過廉。雖水必欲買夫
士患無節也不患不立。苟朝臨事而夕失其所守。嗟
咿蒺藜苟容不暇。當所利則爭不利則辭。去鄉邑未
百里則終日慊然。作兒女態。又何望盛名能迹赫赫

然照天下後世若尉者也持其節行始終一如不亦
真慷慨大丈夫哉吾聞古老傳言南方全陽有得其
氣正者必剛健中正而聰明余於尉皆南人也獨惟
怯暗鈍無一善以自發藥其性又不能騫然高謝與
物磅礴乎一世視尉能不愧其所生耶因以發故鄉
之情豈莊周所謂去人滋遠而思人滋深乎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世稱潮陽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謁野夫先父田
曹於杭觀其寬明淳粹力行古道爲政不齷齪飾吏
事乃信稱者之不妄美也及會范陽盧元伯語野夫

仲父曰巽先生者生而知學六經探百氏悉能極深
研幾聖人之道卓然自得以謂易者備三極之道聖
人之蘊也獨病楊雄氏雖欲明之而玄也未至因著
草範將以大明易道之終始也又謂興王者禮樂爲
天復著禮樂書以示帝王治政之始本爲儒不汲汲
於富貴而高節遠邁追古聖賢之風教余又益信林
氏之盛也有在矣是時田曹秩滿將趨闕下而元伯
南還余亦東適會稽越是一二年余復來杭且聞田曹
寢疾于京師有至于漸趨二三年野夫果扶行櫬歸塋
故地乘舟吳江而來他日余往弔之焉野夫伯仲皆

悲戚癯瘠殆不勝其哀及戒行事且謂余曰子盍歌以贈我歸余因思林氏於潮陽爲最盛詩何以盡其美不若詞而布之吾聞天生賢者故以代天工使輔相天地之道是賢者宜壽且顯於位可也則顏淵天伯牛疾孟軻軾軻荀况楊雄落莫於時賈誼董仲舒數輩相望而不幸不知運物者反何意邪如南安田曹之仁其弟之智識明德不一十未旣大施而卒皆早世雖明哲之士聞之孰不爲之惑哉或者謂林氏之壽不在其躬而在其子孫乎聞野夫刃取股肉以療其父欲其病愈終不如志君子謂之純孝也野夫

苟能率其伯仲履田曹之仁孝同志巽先生之學則林之壽其將有在焉實光輝益大乎後元伯亦有道者也於野夫爲姻婭苟與之營勸名節則林氏之盛美豈止煥於潮陽與今日將輝耀乎天下後世也矣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詩叙

夫爲佛者修出世之道因以清淨自守與俗不接非以其教道推於世勸於人豈宜逐逐與於世間游乎梵才大師少以詩鳴於京師晚歸天台益勤吾道一朝思以佛事以勸縉紳先生之徒前年來浙西淮甸間所遇卿大夫有名聲於人者皆樂從其事不翅百

數此非精誠薦志推尊於聖人真教道妙何能得仁
賢君子如是之多耶嗟乎吾人有出入乎權豪之門
趨進乎勢利之塗德不能發人之信疑然而莫告毀
焉而不辨喔唯突譎相與以佛爲戲幸其顏色假其
事勢以苟利乎一身趨死不顧教道者彼聞師之風
宜何爲心哉吾儔平吉師之所爲故歌以贈其歸詩
曰

若人之來兮賢俊將迎若人之歸兮勝事告成春色
佳兮春風輕擊雲袖兮趨遙征台山凌虛兮氣象淑
清宜真賞適兮休顧浮名彼徇利忘道兮流俗時情

既亡吾徒兮何足與評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余去潯陽五年而法師真公自廬山來會于錢唐聞
其始至且喜且驚師曾不顧宰相所得拂衣去濠入
山中誓終其身不踐俗境此胡爲而來哉及相與語
始知其謀爲佛塔非以常事而移其志也余在潯陽
嘗與周叔智評人物以師潔清能以其道訓學者叔
智頗以重語相推故與吾洎郭叔寶裴長言數造其
門迭爲詩詩以揚其美師亦忻然相德今出數千里
復與之會迨將半載接其言益文其道益親契義薦

厚百倍於初也。秋之八月而真師以所謀事集命。拏舟欲行。杭人敬慕稽首告留者甚勤。終亦引去不顧。余游四方獨去潯陽。戀戀若懷父母之國而不能忘。盖以其有仁賢君子篤實誠信於交游。用道德而相浸潤。又以匡廬負其左。嶄峯高拔。其氣象杳然深幽。使人翫之有高天下之志。今真師復歸焉。余牽於事不得借往。惟浩然之思益紛於胸中。因師為我謝潯陽君子。窮達榮悴勞吾之形。謀慮得喪萬端勞吾之心。人生適如一夢焉。何長與物旁礪乎。世此宜深探佛道。澄汰其神明真師其弘道者宜命之游可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一

校訛

- 一紙十行 瑩當作熒 後並同
- 十紙五行 祿祿當 作綠綠
- 七行 甫當 作尚
- 十四紙十一行 與當 作陳
- 十七紙十行 五當 作而
- 二十一紙
- 七行 來當 作天
- 二十三紙九行 有當作且 趨當作越
- 二十五紙十
- 九行 旁當 作磅

原百倍於初也... 舟欲... 余游四方... 益以其... 萬曆... 鍾澤文集卷十一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鍾澤文集卷十一

茗溪釋如圓對金陵傅文貞書進賢洪以信刻

萬曆丁未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不十四... 陽... 鍾澤文集卷十一

鍾澤文集卷十一

鍾澤文集卷十一

